



朝鮮的水

姚芳藻著

新文藝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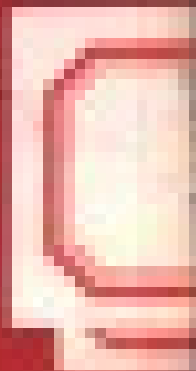




朝鮮的水

1949. 10. 10. 10. 10.

浙江人民出版社



姚 芳 藻

朝 鮮 的 水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五 年 三 月 海

朝鮮的水

著 者 姚 芳 藻
出 版 者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登登查號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印 刷 者 大 東 印 刷 廠
(上海安慶路二六八弄一七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

書號(739) [I III 54] 類別 文學—報告
字數 33000 字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 15/16
1955年 1月 上海第1版——第1次印刷 1—21100 冊
定價 1,800元

內 容 提 要

這本集子的內容，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朝鮮的水》、《光榮棗》、《一隻野雞的故事》、《祖國與榮譽》、《他們是戰士》等篇，通過志願軍的英雄事蹟和他們的日常生活，描述了志願軍對祖國、對朝鮮人民強烈的愛，和他們那種豪邁、樂觀的性格。

《炸不燬的學校》、《不平常的晚宴》，通過朝鮮婦女、教師和學生的頑強鬥爭，描述了朝鮮人民在血和火的考驗中屹立不動的英雄性格。

《三八線上的喜事》、《訪平壤》等篇，描述了志願軍和朝鮮人民在朝鮮停戰後的生活，表達了他們熱愛和平，及保衛和平的意志。

目次

朝鮮的水·····	一
光榮棗·····	四
他們是戰士·····	二
三八線上的喜事·····	一八
訪丁字山·····	二五
一隻野雞的故事·····	三〇
祖國與榮譽·····	三四
炸不燬的學校·····	四三
不平常的晚宴·····	五三

朝鮮的水

赴朝前一天，慰問團的小組長交給我兩天的乾糧——三隻大麵包和一包牛肉乾，此外還有一紙袋水果。紙袋裏約莫有十來隻蘋果和梨，估估重量，足足有三、四斤，裝在帆布背包裏，又是滿滿的一口袋！我正在盤算着精簡掉一些行李什麼的，却偏又多了這一口袋乾糧。

『到朝鮮以後，火車上就沒有水喝了，水果千萬到那個時候再吃。』小組長再三叮囑着。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被美帝國主義燬壞的朝鮮鐵路，雖然已經以驚人的速度修復通車了，但車站上還是缺乏裝水的設備。

晚上，火車帶着我們離開了瀋陽；接着，乘務員捧着一盤茶杯走進各個車廂。給水嗎？晚上睡覺的時候誰需要喝水呢？我不準備要。

而乘務員却提高了嗓子喊着，企圖引起我們的注意：『團長吩咐的，每人都要拿一隻杯子。』

顯然，團長也極其注意水的問題。

在安東，我們沖了最後一杯水。親愛的祖國，我們暫時就要離開你了。火車向鴨綠江急駛。綠色的江水靜靜地流着，濃霧淹沒了江的那邊。不久，我們來到了這個強的英雄的士地。

坐在我對面的小侯拿起了茶杯，津津有味地喝了一口水，說：『我的這杯水是從祖國來的。』

我也慢慢地喝了一口。這是何等珍貴的一杯水啊！

我飽看着朝鮮美麗的河山。四圍都是層層疊疊的羣山，這一座山長滿了翠綠的松柏，而那一座山却又被遍野的楓葉染成鮮紅。霧橫在半山腰中。一座又一座山過去了，一個又一個山洞過去了，杯中的水已經喝盡了，我們遠望着一條條小溪，在山脚下潺潺地流去。

火車停了下來。從火車旁的用木板搭成的粗糙的月台上，我斷定這是一個站頭。這兒過去也許是一座城市，也許是一個村落，但是現在却只留下了燒焦的田野和斷垣殘壁，記錄着美國強盜在朝鮮的野蠻暴行。

兩個微笑的淳樸的臉龐在車窗口出現，是多麼親切的聲音啊：『同志，要喝水嗎？要水來裝啊！』

我為什麼是這樣興奮的握住了他們的手啊，難道是爲了水嗎？不，使我激動的，是那送

水人的真切的關懷。

我急於把這個消息通知鄰近的車廂，旅客們都拿着茶杯、漱口杯、水壺、熱水瓶跑下車來。志願軍同志挑來了四大油箱的開水，他們幫我們裝滿了一杯又一杯，一瓶又一瓶。他們還提着水到老遠的車窗口去，爲其他慰問團同志們沖水。

很自然的，月台上成立了好幾個小組，各人找着志願軍同志談話。我們渴望地問他們的生活情況，他們熱切地傾聽着來自祖國的聲音。『早就知道你們要來了，我們已經等了好幾天了。』志願軍同志說。我們從來也沒有見過面，但是彼此之間却像老朋友一樣的熟知。

當我問起開水是在哪裏燒的時，志願軍同志不在意地回答：『在家裏燒的。哦，離這兒只有二十里路。』

地上有一件白的東西，我起初以爲是件襯衫，拾起來看，原來是塊白布。也許是誰失落在這裏，我把它交給了志願軍。

『哦，這是蓋水來的。』送水人收下了這塊白布，仍舊並沒加以注意，但是喝水人的心却在燃燒着。啊，從二十里路以外挑來的！而這塊白布又蘊藏着何等細緻的體貼呵！

開車了。久別的乘務員提着水壺又出現在我們的車廂。他笑盈盈地喊着：『同志們，朝鮮的水！』

光 榮 棗

——文工團員和戰士

一 刻有『文工團』的坑道

在朝鮮前線石峴洞北山的一條坑道的石壁裏，刻有『文工團』三個字。志願軍五連六班戰士陳守信告訴我說：這是他親手刻的。

這不是一條普通的坑道。它建築在敵人的陣地上。敵人在山頂上，而我們在山脚下打了這條坑道。好像是一把尖刀刺入了敵人的心臟，它保證了我們反擊石峴洞北山的偉大勝利。志願軍戰士稱它為特別坑道。

這個山頭，現在已被劃入非軍事區裏，這條坑道也已被填平，但坑道內刻有『文工團』三個字的事情，却一直流傳到我們的耳邊。

爲什麼要刻上『文工團』三個字呢？

『哦，坑道裏流有他們的血汗哪！』陳守信說：『當時我班裏戰士們都說一定要刻上他

們的名字。』

這是好幾個月以前的事情。一個夜晚，某部文工團團員魏良、趙靜、趙展望三人來到了這條特別坑道。對於他們的來臨，正在打坑道的六班戰士們一開始是吃驚，以後又感動起來。『難道這是普通人所能夠到來的地方？北山正在進行着戰鬥，邊戰邊挖的坑道很有倒塌的危險；而且敵人隨時可能發現我們，戰鬥隨時可能開始；更何況從我們的陣地到這裏的一百米泥濘的滑腳的山坡上，又沒有交通溝或防砲洞可以躲身，而敵人的砲火不間歇的在打着，砲彈正在山坡的每一個地方燃燒和爆炸……，文工團員却跌着一個又一個的跤，終於爬到了這裏。五連連長曾經想盡種種辦法阻攔過他們，而且準備把六班戰士們換到連部來看演出。但是，爲什麼要讓戰士們冒這麼大的生命危險呢？文工團員完全不同意連長的做法。』文工團員到最前線、最危險、戰鬥最激烈的地方去演出』是首長的指示，也正是他們的願望。

文工團員爬進了特別坑道。他們拍掉了滿身的塵土，包紮了流血的傷口，吐掉了嘴中的泥巴，振作起精神演唱起『慰問小唱』來：

同志們在前沿，吃苦又耐勞，

冰天雪地裏，堅守在坑道，

坑道裏面矮又小，

頭難抬，彎着腰，

整天不見太陽光，

生活實在很枯燥，

夜裏部隊活動到敵前沿，

冒着風雪來放哨呀，

嗯呀啊哨哎呀哎哨……

『慰問小唱』真實的反映了志願軍戰士艱苦的坑道生活，但是到坑道裏來演出的文工團員何嘗不是過着這樣的生活呢？『坑道裏面矮又小，頭難抬，彎着腰』，他們只能跪着唱，胡琴太高了，他們只能側睡着身子拉。坑道正在打，地上滿是大大小小的黑石塊，在暗淡的豆油燈光下，塵土到處漫揚，火藥味更是燻得人心裏發慌……

志願軍戰士們熱烈地鼓着掌，雖然他們的因為打坑道而長着血泡的雙手正在作痛……。接着，文工團員們或者拿起了用砲彈殼做的胡琴來了一段河南墜子，或者打起用奶粉罐頭做的八角鼓來了一段單弦，一連唱了十幾個英雄故事。這些節目深深的激動着每一個戰

士的心。班長陳守信和戰士羅舜譽沒等演唱完，就激奮地高呼起來：「同志們，向英雄學習，爭取立功，爲祖國增光呀！」

表演完了，但是戰士們還不能送魏良他們回連部，因爲在那個時候出去，很可能被敵人發現。

那末，做什麼呢？難道他們允許自己對正在進行着的艱巨的勞動採取袖手旁觀的態度嗎？難道他們能坐視戰士們流汗的臉頰、流血的雙手而無動於衷嗎？不能！魏良、趙展望激動地從戰士手中搶過鐵錘和鐵鉗來，一錘又一錘用力地打着石壁。不久，他們的雙手就麻辣辣地發起熱來，而且長出了血泡，像戰士們一樣。

趙靜是個女孩子，誰都不允許她幹這個活兒。但她也不能閒着，她幫着搬運一塊又一塊大石頭。

他們一面勞動着，一面哼起『大渡河』來。嗨呀嗨，嗨呀嗨的曲調很適宜於打坑道的節奏，戰士們也興奮地和唱着。打坑道的勞動是絕頂艱苦的，但是現在却彷彿變得輕鬆愉快起來。

『這裏應該刻上文工團的名字啊！』不知哪一位戰士喊起來，頓時獲得了熱烈的響應。文工團員的精神使戰士們感動極了。

在坑道外，敵人的大砲放個沒完，掩蓋住了一切的聲音。

突然，一個命令下來：準備戰鬥。敵人的小部隊活動正向着這個方向而來。戰士們立刻握住了衝鋒槍，文工團員們也拿起了手榴彈，揭開了榴彈的蓋子……。

四個月以後，文工團員重新又來到石峴洞北山，那時，北山經過反擊戰後，已經是我們的陣地了。在這條特別坑道的石壁裏，他們找到了『文工團』三個大字。

也就在那個時候，那兩位在坑道中激奮地呼喊着『爭取立功當英雄』的戰士陳守信和羅舜譽，已經成爲全國人民最熟悉和最敬仰的人物。他們被歌頌爲是這樣的英雄：『就是沒有槍彈，也要用石頭砸死敵人……』就在那次反擊石峴洞北山的戰鬥中，陳守信真是用石頭砸死了四個敵人，而個子矮小的羅舜譽却幾乎是赤手空拳地打死了三個高大的美國鬼子。他們都立了二等功，並且光榮地成爲一九五三年五一節志願軍歸國觀禮代表，在天安門上見到了他們日夜記掛着的、偉大的領袖毛主席。

二 文工團在等待着

羅舜譽在北京買了一些禮物，回到朝鮮來，他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文工團。寫了一封信，帶着一包禮物，他翻越了幾座大山，來到文工團。可是把東西交給文工團的一位同志代送到

團部去後，還沒讓自己坐下休息一會等著因為爬山而流出來的汗乾掉，他又匆匆的翻山回去了。

文工團團長尤明打開紙包來看，原來是一包棗子和兩盒咳嗽糖。棗子包上歪歪斜斜地寫着『勝利早日到來』六個字，咳嗽糖因為日子久了，都化掉了。

信寫得很簡單，意思是說：『我這次立功，歸國見到毛主席，是和你們的鼓舞分不開的。』翻過來看，信紙後面還寫着這麼幾個大字：『虎死留皮，人死留名，爭取到莫斯科。』尤明微笑着，他爲文工團工作的成績而感到自豪。羅舜譽的倔強的廣東人的面孔，灼灼發亮的眼睛又浮現到腦海裏來。

不過，尤明倒是面臨難題了。棗子一共只有二十四個，團員有好幾十個，給誰吃好呢？讓團員們自己說吧，魏良、趙靜、趙展望說是自己沒有什麼功績，不能吃；別的人呢，更是你推我，我推你的誰也不肯吃；喧喧嚷嚷的推了好半天，最後大家一定要王沛然小組他們三個人把棗子接受下來，理由是：他們就要出發到前沿陣地去向志願軍戰士作慰問演出和鼓動工作了。

『同志們，我們也是無功不能受祿。』王沛然提議道：『這樣吧，我們把棗子帶下去，獻給戰士們吃吧。』

這一下，全都高興地鼓掌同意了。

『這是功臣羅舜譽同志歸國見毛主席後帶來的棗子，我們文工團受之有愧，』王沛然在六連戰士的誓師大會上講，他的話伴隨着熱情的鼓舞：『我們特地來獻給你們，我們祝賀你們，吃了這光榮棗子，學習羅舜譽，立功當英雄……』

王沛然高高舉起十二個棗子（還有十二個被帶到別的陣地上去了）莊重地獻給了連長鄭德洪。

連長緊緊地握住了王沛然的手，許久許久地，他沒有能講出一句話來。會場上嚴肅得沒有一點聲音。

『同志們，這是功臣歸國，毛主席給的棗子，』連長激動得把事實也搞錯了：『我一定要吃，你們也一定要吃。』他拿起一個棗子來吃了一口。『我今天特地換上一套新衣裳，我要穿着新衣裳去戰鬥，我也要爭取去見毛主席。同志們，向羅舜譽看齊呀，不當英雄心不甘，不插紅旗不下山，要牢牢記住自己的榮譽稱號，爭取新的更大的榮譽哪！』……

連長把棗子分給戰士們，每班三個。戰士們個個擁了上來，他們的眼睛燃燒着戰鬥的火焰。誰不想吃光榮棗！誰不想當英雄！

在戰鬥中，連長不幸負了重傷。人倒在血泊之中。

一個戰士跑來攙扶他，被他拒絕了。

『同志們，你們別管我，文工團員還在等待我們的勝利消息哪！你們一定要把陣地拿下來，不要辜負我們的首長和光榮棗呀！』

連長一面向戰士們大聲喊着，一面拖着負了重傷的身體繼續向敵人的陣地爬去。當他爬到半山腰時，一種勝利的驕傲突然抓住了他的心頭，他看到了：紅旗已經飄揚在主峯之上。紅旗是破碎的，却依舊是這樣的雄偉和莊嚴！

僅僅十五分鐘，戰鬥就勝利地結束了。